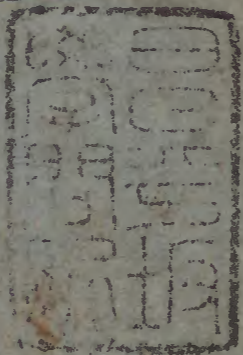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錄類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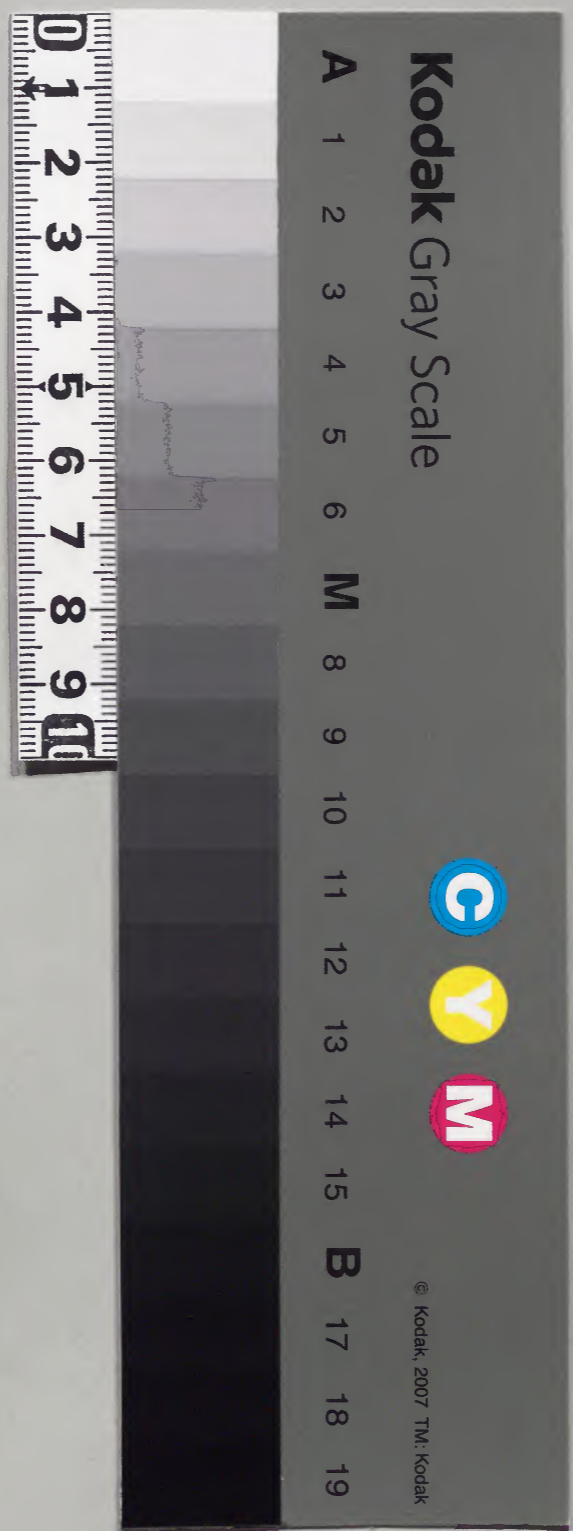
三四



			五	漢
		二	二	書
		九	九	門
八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	五		漢
八	二		
函	五		書
一	八		
七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9
冊數	8	(2)
函號	298	254



總論四端 仁 義 禮 智 敬 義 禮 智 敬 義 敬

淺草文庫

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三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總論四端

文公曰人只有个仁義禮智四者是一身綱紐其
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廣充將去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廣充耳
又言四者時時發動將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
狠便是發錯了惻隱之心如苟且無耻便是發
錯了羞惡之心如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
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
間一正一反無徃而非四端之發
仁義禮智人之固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個
理未嘗亡才求便得 又曰這個便是難說喚

語錄類要卷第三

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若喚做易時如何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後如何更無一
個人與他相似若喚做難又才知覺這個道理
便在這裏這個便須是子細講究要端的知得
後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
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
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
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
聖人地位
惻隱是仁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郎是這
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具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
隱義却具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具
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具是非之理

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
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之端倪如桃仁杏仁
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
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
意思是如何 又曰如今只因孟子說惻隱之
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恭敬是非之端
可以識得義禮智意思緣仁義禮智本體自無
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具
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毋程子云
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以自說得親切分明也
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除了惻隱別取一個
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
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

萌芽別取一個根

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爲有所可傷這裏
惻隱之端便動爲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
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人須廣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便
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侶自去撲滅
了如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自去
踏折了更無生意

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心統性情故說心亦得
葉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
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意
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

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
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叙齒
秩然有敘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處聽
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其是真非這可見得是
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
間斷便是所謂廣充之意否文公曰如此看得
好這便是尋得路踏着了

味道問體認四端廣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
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
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
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
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
秩序充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

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
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
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
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
文公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
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密拶拶地
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
未免間斷待義理既熟利欲消盡方得無間斷
否文公曰固是然義理之心才勝則利欲之念
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
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
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胡苟且頑冥
昏諂之意自消

看仁義多是相連而至如惻隱於所傷但惡於其
所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
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又只道孟子有關
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
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
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个活潑潑地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
最緊要中庸說知仁勇把知作劈初頭說可見
知為緊要葉味道問孟子四端何以知為後曰
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禮義惟是知恁
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在智裏面如元亨利
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

詩錄卷三
四
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
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
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發露只管養
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到秋漸成
漸藏到冬依舊都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
無終安得有始

學者問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爲惻
隱羞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
這裏始得文公曰人之所以爲人只是這四件
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惻隱者是甚麼意
思且如赤子入井一并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
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
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蓋在別人

做出這裏定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
吾心有所未安便自謙辭避不敢當之以至
等閑禮數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當辭將
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物物二各有个是
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
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道是非底定道非到得
所以是之所以非之却只在自家此四者人人
有之同得於天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
爲堯舜也只是這四箇紮紮本亦有這四箇而
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才可以理會別道理只
如孝有多少樣如此而爲孝如此而爲不孝忠
固是忠有如此而爲忠有如此而不喚做忠一
一都着斟酌理會過

窮理只就自家身心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个仁
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个不得人
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如信者只是有此
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
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真假偽不得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
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
有臣有朋友都不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
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
然亦就此一角子有發明處看他亦自有父子
之親有此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
就同類中各有羣衆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
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帶所以大牽多

同

黃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
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先生謂其玩物喪志上
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
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惺自是羞惡
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惟是有惻隱
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
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
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
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
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之仁生生之理這些
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未嘗消滅自是有
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學者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始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著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了許多到著惡也是仁發在著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恭敬是非亦須是這個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看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个甚麼秋來又把甚收冬時又把

甚哉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者美也會猶齊也嘉者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

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
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
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
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而四十字極有
力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仁爲體仁
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
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
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
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便物物各得其利
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制斷割底物若似不和
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

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謂義之和也蘇氏說
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從義須
着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
是若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
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
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
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
幹幹事言事之所從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
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
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
之有榱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上中爲骨俗
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榱直曰幹無
是非之心非智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

守不可移易故曰智。○周子則謂之正也。
或問孟子言四端處有二大抵皆以心為言明道
却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
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一以四端屬諸心一以四
端屬諸情夫心自心情自情疑有不可移易者
今二程先生必欲以心為情何也文公曰心包
性情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可也
問仁包四者曰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
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
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个動而善之意
如動而有禮九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為禮之
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
敬果毅知覺之屬則人四者之小界分也又曰

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
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智
禮亦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
又如土王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
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
中央土者以此故也

人之德性有四者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義便是
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宜著發揮底意思智
便是收斂無痕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
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
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宜著發揮特自然能
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收斂時自

然能收斂若將別个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
仁之所以能包四者
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
發後極熱時便是禮到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
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蚤間
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
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
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
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
何令人不羞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當揖
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辯別其是非看是
甚麼去感他便有一般出來

生底意思是仁發見殺底意思是義嘉會是禮深
藏不測是智 又曰百行皆自仁義禮智中出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
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是我遜在
彼是非自分明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
充而今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合惻隱而
不惻隱處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王不
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噉爾之食則知惡而
弗受至於萬鍾之祿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而今
只要就這處理會

問四端須着區處充廣之曰固是纔當常如此推
廣少間便自會開闊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

合作一片去

所謂信者是个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
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論仁義禮智
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仁是个溫和
慈愛底道理義是个斷制割截底道理禮是个
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個分別是非底道理
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
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
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所發
見各有苗脉不相雜亂所謂情也
人須於大本大原上看得透自然心腎開闊見世
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又曰每日開眼便見
這四个字仁義禮智在面前只擡着脚指頭便

是這四个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
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
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
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
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個道理混崙周
徧不偏枯方見得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
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都不曾見全體
不曾到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上着不得
又得見義禮智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四端之
意今以樹為喻大樹之根固有生意然貫徹首
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文公曰固然
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生意夏秋冬生意何嘗

息不雖凋零生意則常在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無以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絡始也

萬正溥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如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文公曰說得是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仁

文公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收放心若能如此道理須在這裏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故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今且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處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个

言錄卷三
十二
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處體看處處皆是這
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註說愛之理心之德愛
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
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
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
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個
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
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
是如何才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枯
燥將此意思看聖賢許多說仁處却只是這意
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
都是這意思不是待人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
個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無私意間隔便自

見得人與己一物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
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
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知是這個未會理
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子云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
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是大大底仁是包得義禮智底仁若如
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个雖是偏言
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
理也都在裏面葉味道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
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自然有節文自然得
宜自然明辯文公曰然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只是這生意流行

或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個字了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略理會得到這處若上下隔遠便理會不得又曰千萬記取此是個活法父後自見或於事上見得或讀書看別文義却自然見得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

胡氏記侯帥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

仁之包四端猶家宰之統六官又曰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義皆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

余正叔曰無私欲是仁曰謂無私欲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怕無欲然後仁如無壅塞而後水方行學者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否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個見得仁底模樣須從克己復禮上做工夫

葉味道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才
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文公曰只是滿這
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築着便是這物事出來
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
痛只如針子略挑血也出也痛故日用所當應
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痲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
些子不通便是彼他私意隔了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才無
私這仁便流行程子云惟公爲近却不是近似
之近才公仁便在此故云近如去其壅塞水自
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
水自是元有只彼塞了才除了塞便流仁亦自
是元有只彼私意隔了才克去已私做底便自

仁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懼愛惡欲
皆然若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
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終利害顏
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
學者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
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
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
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南軒向
見某說小疑後子細看了却曉得又曰愛之理
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
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
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

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煞不同問張無垢
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
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把做仁不得
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
只是是一個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
二也
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持雖
以無道得生却是挾破了我个心中之全體殺
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全得此理完全也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則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
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木如何包得
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

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
包三者
問怒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
怒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怒是分俵
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怒所以
施愛者
董銖問曰公以人體之則為仁先生曰體作體認
之體亦不妨銖思之未達切謂有此人則具此
仁然人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
理流行即此人而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
認尋討也文公顧楊志之謂曰仁字說得是了
但說體字未是躰者乃是以仁而躰公蓋人撐
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公

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躅
此公在人身以上以爲之躅則無所害其仁而仁
流行矣○所謂躅認之躅是將此身去裏面躅
察如中庸躅翠臣之躅也
或問程先生言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
理公以人體之故曰仁文公曰公是人之方法
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仁蓋有形氣便
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斷則人身上全體是仁
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
問橫渠說虛者仁之原如何文公曰虛只是無欲
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
與一太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
便將這個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

而上者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躅說得太
深無捉摸處易傳乃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
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
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得極
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文公說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
仁之本躅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
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
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秋則生意之成
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
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或問仁人心也假借爲之烏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伯父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說烏知二字爲五伯設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父假而不歸安知其非已有也

說仁只看孺子入井時尤好躡認又曰做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

楊志之問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仁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荆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月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勤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云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
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
至猶黑中之白今須是將此一假反覆思量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所謂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君拗不轉便
下達去
克已復禮問不容髮無私便是仁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
仁義禮智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
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
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仁也仁者愛之
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

曰會到私欲淨盡大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便可為仁如克已
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
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
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
愛不得如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
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說愛不
是仁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
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
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挽焉遂蹉過仁地位
去說了將仁更無安頓處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

就他身上說得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文公曰存得心之本體

仁非愛他却能愛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如何曰愛是個動物理是個靜物又曰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

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個溫柔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軟者生之徒

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得物事出壽乎若春陽之溫泛乎若醴酒之醇此

是形容仁底意思

當來得於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

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個

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

以生說仁生自是上面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自體認得

試看一個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所以孝弟乃為仁之本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思去體

認

之宜但我才見个事來便知這個事合恁地處
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
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
相離也又曰義是个毅然說話如利刀着物
又曰義如利刃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
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
則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舍義取
生乎學者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文公曰欲生
文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
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或者又曰利
者義之和依舊無對曰正是如此
不可執定當隨他理去理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生義功深後那
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
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文公謂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拓前聖之所
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個棹子是物於
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

仁義

舜由仁義行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在仁
義內只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
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

學者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是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
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
却是說義之體程子說處物為義是也揚子言
義以宜韓子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
宜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處物
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大槩說義理只渾淪
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親切又却局促有
病如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說得渾淪開闊無
病
仁體剛而用柔仁便有个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
則慈柔義體柔而用剛義便有个商量從宜之
義然其用則決裂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
兵惟義可以主財
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仁義兩字又是个
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
一陰一陽
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
智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
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義字但於
一理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
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
仁義體用亦有两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
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
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勿言則就其一

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矣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表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殊不知正不如此又曰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克已則禮自復非克已外別有復禮計之可也

禮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則只是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為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閭閻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閭閻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指莫不中節令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曰聖人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禮只是理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
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憚若合當勇
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羊之類
便是絞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序因其序而
予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
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
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
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
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皆是有這個叙便予他這個自然之
秩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

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
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
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又曰
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
身心

智

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識
便是識察得這個物事好惡
仁則力行功夫多智則致知功夫多好學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
勉齋曰五常中說知有兩樣就知識處看用着知
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
一屬理一屬情文公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

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智不同一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一是聖人之德無所不能者文公曰便只是這一個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智是充廣得較大如火爐中火便是那禮智如睿智則是照天燭地底

問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收斂意自是屬陰屬順不知者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但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个更收斂得快

敬義

文公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真正直下宵中

無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别有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敬只是个收斂畏懼不縱放初時須着如此到得工夫到時自然不縱放矣

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个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个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工者便自相妨若是熟時自不相礙矣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行則右止右行則左

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
其實只一事
文公嘗謂輔廣曰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
工夫則所講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底若
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
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
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素了沒意思乍做工夫
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
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
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余大雅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
之說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莫須當明
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

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
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專一之義但既
有敬之名則須着還他敬字既有義則須是還
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欲駢合
謂義自敬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
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
走作去處上而只有个天德
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
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
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去做
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
去行如今說得儘多不曾就身已上做只恁說

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窮
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个頭緒者只緣聖賢說
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且如見說克己復
禮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少間却不把
捉得一項周全且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
下工夫真个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
身可以受用 又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敬

文公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又
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心此
心不可放入無向有之卿須收斂在此 及應事
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動靜

心無時不存 又曰有事到面前須 他分別
去到無事時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
何若有不敬便與屏撤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
且要切己下工夫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
窮格無有空閑時不可作二事看

問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曾次虛
明然後能格物而判是非否曰雖是如此然亦
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曾次
方得虛明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着亦易以昏
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私
欲自留不得也

文公問學者云尋當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
無有他適曰只是常要提撕令曾次湛然清明

若只塊然獨守个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
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个是非去方不暗不聞
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
動又却慎獨如此則私意不能為吾害矣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既知則敬
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瞶而不自知豈
知有所至哉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亦難
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敬字
教人只就此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要
之皆須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此事
甚易只提醒莫令昏昧二三日便見效且易而
省力只在念與罔念之間耳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
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
顧之則有向成之期今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
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沈莊仲問恭敬二字謂恭在外工夫稍淺敬在內
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分淺深恭敬猶忠
信兩字學者曰恭即是敬之發見文公默然良
父曰本領雖在敬字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
敬若不是裏面積得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
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其只要得人就讀書上
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若只去
事物中察則此心易得汨沒如得如此便就讀

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問大學或問舉伊川謝氏尹氏之敬曰主一無適
整齊嚴肅曰當惺惺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曰亦
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
便是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
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誠自體察便見只是要
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
辭遜是非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
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
遠無近人人都是放心也無一个不放如小兒
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要講學存養
問文公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
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

川之說若不相似文公曰這裏是舊日下得太
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有些
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
个覺處不似別人終日危坐只是收斂在此路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
敬只是當惺惺法所謂靜中有个覺處只是常惺
惺在這裏靜不是睡着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
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故事思敬又問敬如何
是主事曰向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
得若心不在那事求做不得又曰敬是戒謹
恐懼意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
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

心即專在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
謹敬是畏莊是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於此
處用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不莊則民不敬
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
語都是實語截定是如此無一句虛說只是教
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伊川說克己只說个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
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心
下有些不安便不做到得有一項心下習熟底
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
便着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
分明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這個豈

是人自如如此皆有來處既有來處則才有少肆
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些違他理處便伶
似天知得一般所以說日監在茲又說敬天之
怒毋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如迅
雷風烈必變之變渝未至於怒大槩相似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
个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个敬如說欽
明文思頌堯之德四个字獨將這個敬為首如
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敬莫把做一件事有只是收斂自精神專一在此
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
家根本骨子煞欠闕神思却恁地不專一所以
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

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教引出了心何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個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字是第一個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學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不盡只是不專一或曰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大當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揚宅之問脩己以敬章程氏如何說祀天饗帝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

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滯辭雜進而
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
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
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
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

敬須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
計較有些放慢意思便不是敬故曰敬以直內
又曰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
義理分明

敬是个扶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邪侈放僻意自
退聽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於持敬大段欠工夫何以

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九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感此何以爲學尤宜勉此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格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一個瑩澈底物事今人却塊坐了相次昏倦要須提撕着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敬有死底有活底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以察其動與否動以察其義與否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

則內外透徹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問如何謂靜有物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有物

孔子曰克己復禮中庸曰尊德性大學曰明明德書曰惟精惟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絕己私蓋人本來自有明處但如明鑑被塵埃遮蔽去了塵埃依舊自明若知人慾爲害如此便是明處就這上面加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漸月漬自然見功程子說敬是我一個明底物事與他作遮蔽人慾自來不得孔子

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切要處莫大於此
文公常言脩己以敬須是如此若這處差則便顛
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皆自這處進去吾輩若於此處著功夫亦直
是有功
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不克己則非禮而
視聽言動安得爲敬學者問敬則無己可克曰
告顏子底體用全顏子如將百萬之衆而操縱
在我伸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之
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
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緝熙敬
止之類也顏子克己如紅爐一點雪
敬不可謂之中但初而無失便是中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
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
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
日就規矩也

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个敬
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敬則萬理俱在 又曰敬是始終一事

文公因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因整容
再誦之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個本是一个
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
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學者問齋戒只
是敬否曰也是故但齋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
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

警惕也無了

潘履孫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人能整齊嚴肅而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間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放寬了便昏昏或曰此个氣象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退了如何捉得定文公曰志者氣之師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持敬視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些藥來服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四

